



飘泊南洋

黄浪华



200088181

54612

飘泊南洋

黄 浪 华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位漂泊南洋的青年华侨的独特遭遇。

主人公黄秋楼是个拳术家，解放前夕被迫离乡到马来亚当了橡胶工人。他赤手空拳斗逃了凶恶的吃人虎，后又利用管工身份为胶工们办了许多好事，引起了英国殖民者胶园总经理威廉斯的恼怒，于是，有了一场罕见的打擂台，有了一场阴险的大暗害。他忍无可忍报了仇，逃回已解放的祖国。

小说充满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，瑰丽多姿的异国情调和别具一格的客家乡土特色。广大华侨眷恋祖国深情，被压迫民族追求自由、解放的强烈愿望，洋溢字里行间。书中人物活脱，情节引人。

封面设计：吴冠英

书名题字：张澄寰

插图：高 燕 吴冠英

飘 泊 南 洋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12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7 插页 2

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90,000

书号 10019·3560

定价 0.60 元

我读《飘泊南洋》

浪华同志：

你好！

拜读你的《飘泊南洋》已有几个月了，然而，你所描写的情景，一直历历在目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曾问自己。想来想去，我觉得，这是因为你的作品有特色。你笔下的主人公黄秋楼，是一个有自己的独特经历的形象，他周围的人，如阿吉利亚、陈正华、余小霞等等，也各有自己的特点。你写了早年香港的一些社会相，描绘了马来亚这个热带国家的特殊风情，这都构成了你的作品的特色。是的，任何一部作品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方能给人留下印象。你这部作品正是因为通过黄秋楼这个人物，相当生动地反映了飘泊异乡的华侨们的深挚的友谊和感情，艰难的生活和斗争，是不多见的人情和世态，才能久居于我的记忆。如果把我的记忆比作一个藏画室，而你的画幅跟别人的大同小异，试想，那将是什么情景？岂不是难于分辨、模糊不清吗？

最近，又看了你为此书所写的后记，我才较多地了解到你的经历。原来，你自己的父兄就是在苦难中挣扎、奋斗的侨工，你自己也曾尝受过那种艰苦。这就不奇怪了。你之所以能写出这部有特色的作品，终究还是因为你写了

自己所熟悉的生活。

你的作品，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。

我曾经说过：有一种美中不足之美。也就是说：美中不足就是美；因为，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完美。你这部作品，首先是好的，美的，因为它是真实的。但是，能不能把“不足”尽可能缩小呢？我认为不仅能够，而且应该。在读你这作品时，我一方面庆贺你所写的特色，同时又有些不能满足之感。这大概是因为我想知道更多些吧！我总觉得，你写的时候还不够放手，有些拘谨，似乎有些内容该表现还没有表现出来。

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有上千万之多。华侨们的遭遇、命运和历史，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创作领域。你这部作品，是现有的不多的这类作品中的一部，对读者肯定是有益的。因此，尽管我有不满足之感，我仍然为你已经做到的高兴。读者从心理上要求作家的总是丰富些，更丰富些，然而这要求本身也许就不完全合理。顺便说说，你这部《飘泊南洋》，比起你和陈定兴同志合写的《奇特的战斗》，那是要厚实多了。

期待着读到你的新的更有分量的创作。

致

敬意！

孟 伟 哉

1983.3.13.

目 录

我读《飘泊南洋》	孟伟哉 1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开 篇 香港风波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南洋啊南洋	24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章 苏打拉	48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岳家拳	103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 估俚的葛巴拉	132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章 怒吼吧，胶林	162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六章 奔向罗浮桥	212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 记	218
-----------	-----

开篇 香港风波

1

这是一九四九年七月，香港湾仔的一条大街。

现在正好是晚上七点钟，对于这座拥有二百万人口的花花世界来说，正是夜生活的开始。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那一扇扇长方形的、正方形的、棱形的、圆形的、椭圆形、三角形的窗户，闪闪烁烁，明光耀眼，整个天地，仿佛溶在一个灯与光的海洋里。不知哪扇窗户里传出了喧嚣的爵士乐，还有缠绵哀怨的时代曲，如吼如嚎，如哭如泣，混杂在一起。街道上早已是车水马龙，无数的汽车，象长蛇一样，一辆接一辆穿过。一盏盏红色的车灯，把宽阔的马路染成了一条赤色的河！人行道上，骑楼下，更是行人熙攘，摩肩擦踵，有穿着高贵服装的阔佬，有浓装妖媚的贵妇人，也有半裸体的妓女，更多的是衣衫褴褛的小商贩、沿街行乞的叫花子。

在这五花十色的人流中间，这时正挤着一个后生哥。他，十七八岁，瘦小的身材，长方脸，一对剑眉下面是两只左顾右盼的风眼。他上下身穿的是土布唐装，到处是斑斑的

汗渍，一眼就可以分辨出，他是个做苦力活的乡巴佬。

他姓黄名秋楼，是一年前才从广东梅县逃难到这里来的。偌大的花花世界，并不是他在乡下时想象的那样，到处都可以寻饭食。这一年，他无家可归，只好寄宿在梅县人的同乡会馆——应和馆的楼梯下，一日乞两餐会馆的稀粥度日。前两个月，会馆的人怕养不起他，才给他寻了份临时性的苦工——帮人担水。那时，香港的自来水还没有普及，往往十几户人家才有一个水龙头。

今日，黄秋楼一气帮几家挑了几十担水，错过了会馆施粥的时间。收工之后，他便信步在大街上走着，想寻碗便宜的东西填填肚子。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着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，光陆离奇的衣着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一一映入他的眼帘。他突然感到，香港竟有这样的繁华！一年多来，他日日在大街上走来走去，为寻碗饭食来回奔忙，那有心思去欣赏这一切啊！食过晚饭，他累得要死，倒在地板上就睡着了，香港的夜市是什么样子，黄秋楼就是做梦也做不出来。现在，他看到了夜香港，真有点震惊了！

前面是座电影院，门口的霓虹灯正一红一绿地闪着几行大字：（好在从小他阿公教过几册文言白话对照的《尺牋》，黄秋楼才认得。）

活泼红颜 销魂咭女 胴体诱惑

美国最新拍摄香艳绝伦巨片

蛇蝎美人

黄秋楼被霓虹灯眨得有点眼花缭乱，他不再看霓虹灯

了。啊，那边是什么店？香江大酒家！黄秋楼被它美丽的橱窗吸引了，情不自禁地走过去。只见橱窗里用工整的艺术字写着：

超值享受 高贵实惠 请客最好

龙虾西沙律

当红脆皮鸡

鲈肉扒时蔬

玉树麒麟斑

他看不懂这些究竟是什么菜，只闻得一阵阵酒菜香味从转门里溢出，使得他辘辘的饥肠更加难受了。

“黄糖钵仔糕！黄糖钵仔糕！”一个老妇人担着一个小食担子走过来。黄秋楼迎上去一看，一个个小钵内装的有点象年糕似的东西，一问才几分钱一钵，喜出望外，便买了三钵，三下五除二地就往肚里倒。等倒完最后一钵时，才尝出这是用红豆和粘米制成的。

三钵钵仔糕落肚，心里踏实了。黄秋楼想：干脆再逛一逛，日后回家，也好向乡里乡亲讲讲香港究竟是什么样的花花世界。他又信步向前走，前面是间时装商店，门口围着一堆人。他探头一看，原来都在看门口一张广告：“真正执笠平买^①，多谢顾客同情购买！他日飞黄腾达，都唔做时装买卖！”啊，是一间倒闭大拍卖的商店！

“哈哈……”“哈哈……”前面转角处一个小巷子

^① 广州话，执笠，捡到。平，便宜。

里，一大群人在喧闹着。黄秋楼好奇地走过去，见围着的是一群披头散发、穿着兜屁股牛仔裤的人，他们一声高过一声地在起哄。黄秋楼问旁边一个看热闹的：“他们做什么？”

那人看了看黄秋楼，小声说：“这些烂仔，能搵（找）好事做？你入去睇（看）睇！”

黄秋楼挤进去，不看则已，一看毛发都竖起来了。他们正围着一个细妹仔在调戏呢！这细妹仔十八九岁，头戴一顶尖顶竹笠，两足穿着草鞋，和他一样，也是乡巴佬。她身边有三个穿戴不男不女的烂仔，在动手动脚。

“靓妹，跟埋^①我返去目训（睡）觉点样（怎样）？”一个逗着，用手摸了细妹仔脸一下。

细妹仔一巴掌打掉了烂仔的手，骂道：“冚家铲！”^②

“哈哈！”周围又爆发起一阵淫荡的笑声。

“靓妹，唔（不）理佢（他），同埋我一起舶舱^③去！”另一个烂仔说着就去拉细妹仔。细妹仔一挣手，那烂仔乘机一扑抱住了她：“靓妹，靓妹！你系我心肝地！”

“哈哈！大佬，抵食！抵食^④！”周围疯狂般嚎叫开了。

“放开她！”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，这帮人竟如此欺负妇女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黄秋楼大喝一声，冲上前。那大佬

① 广州话，埋，语气词，无意义。

② 广州话，相当于北方话，断子绝孙。冚，音 hām。

③ 广州话，谈情说爱，相当于上海话：白相。

④ 广州话，占便宜。

愣了一下，放开了手。他看了看眼前这不速之客，个子矮小，但正气凛然，不禁后退了一步。他眼一瞪，“咚”地一拍胸脯：“细佬哥，你系（是）并个（哪个）？敢在我大佬头上捉狗虱？！”

黄秋楼在香港住了三百几十天，多少听懂几句广府话，说：“我就捉你狗头上的虱子，不准你调戏细妹仔！”

“啊，原来是客家^①佬，想来香港搵（找）死！”那大佬“嗖”一下从裤袋里掏出一把跳刀，“拍”地竖起了雪白锋利的刀刃。“嘿！”刀刃对着黄秋楼的肚子就扎了过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黄秋楼一个削手，正好削在大佬手腕上。“哎哟！”大佬叫了一声，“咁哪！”跳刀跌落在地上了。

“大家快动手呀，打死佢（他）！”大佬见黄秋楼出手不凡，忙喊起来。周围的烂仔撇开细妹仔，一齐向黄秋楼扑去。“来得好！”黄秋楼大吼一声，在原地旋转了一圈，同时放开了扫堂腿和拦手，“劈哩叭啦！”最前面的一圈烂仔，一个跟一个做开了跌倒动作。趁着他们跌落的同时，黄秋楼向前蹿出，两手连续来了几个连环单边直掌，拦路的登时人仰马翻！其他烂仔吓得闪出了一条大道。黄秋楼知道自己一双手脚是很难对付几十双手脚的，因此不敢在圈里恋战，采取了这边打边走的战术。

等黄秋楼杀出重围，跑出十几步时，大佬才从地上爬起来。他抹了抹满脸的血，喊：“快追客家佬！”

① 指从西晋末年开始，从北方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。

烂仔们追过来了。有几个从街两边的店里抓了几条扁担，还有个竟抓了一条铁棍。他们有武器在手，胆壮些，所以追得最快，一下子就追到离黄秋楼五六尺远了。

黄秋楼回头看了看，故意把脚步放慢些。最前的那个就是拿铁棍的，他举起铁棍对黄秋楼的后脑就砸了下去。黄秋楼往侧一跳，躲过了铁棍。同时，他抬脚往落在地上的铁棍尾端用力一踩，“咣！”铁棍掉落地上了。黄秋楼飞快弓身抓起铁棍，一个横扫，那个烂仔便扫进左边骑楼下。他转身又慢慢往前跑。等下一个追在最前面的烂仔靠近他时，他一个鹞子翻身，用铁棍压住了劈下来的扁担尾，紧接着，他的铁棍顺着扁担的斜坡往上一挑，铁棍尖就击在烂仔心窝上了。“啊！”烂仔倒在地上，口吐鲜血……

两边骑楼下尽是在看热闹的。这帮作恶多端的烂仔们，谁人不恨？看见黄秋楼打倒一个又一个，满街都是喝彩声：

“好叻，又一个扑街（跌倒）！”

“客家佬，落力打！”

“打佢冚家铲！”

黄秋楼一气打倒了六七个，个个头破血流，烂仔们谁也不敢追在最前面了。但他们仍不甘心，离黄秋楼两三丈远处紧盯住不放。黄秋楼停，他们也停；黄秋楼跑，他们也跑。

对面跑过来两个穿黑衣黑裤、戴黑帽的“黑狗^①”。他们是听见这边打架声跑过来的。烂仔们一见“黑狗”来了劲，

① 广州话，香港人称警察为黑狗。

一齐喊起来：“捉住佢！捉住佢！”

两个“黑狗”上前不分青红皂白，一边一个抓住黄秋楼的手，抢下了黄秋楼的铁棍。黄秋楼愣了一下，分辩道：“你们怎么捉我？他们是烂仔，调戏妇女，还先打人，我是自卫还手！”

“不管你自卫还是不自卫，打人就犯法，就得捉你！”“黑狗”使劲一扭，想把黄秋楼的胳膊扭在背后。

黄秋楼没想到“黑狗”也帮烂仔们，真火不打一处来，他顺着“黑狗”往下扭的势，来了个前出掌，两个“黑狗”手一松，一个屁股蹲坐到地上。黄秋楼抢过铁棍又飞也似的往前跑。

“黑狗”爬起来，“嚯嚯嚯……”吹开了银鸡^①，他们还对着烂仔们大喊：“追呀！追呀！别让佢（他）跑走了！”

2

“嚯嚯嚯！嚯嚯嚯！……”银鸡气急败坏地响着，骑楼下看热闹的人吓得四散逃走。黄秋楼正顺着大街往前奔，突然，前面不知从哪里钻出了十几个“黑狗”。后面追着的烂仔们一看，登时喊起来：“就系（是）佢（他）！就系佢！拦住！拦住！”十几个“黑狗”立刻拉成了横队，向黄秋楼扑过来。不好，他们每人手上都有一支短枪！不过，他们没有

^① 广州话，哨子。

开火，因为他们怕打着了黄秋楼背后那一群烂仔。

前面是“黑狗”，后面是烂仔，黄秋楼无路可走了。他横在街当中，侧眼往两边的骑楼一扫，左后边有条小巷子。黄秋楼眼睛一亮，把铁棍高举在头上，转身向烂仔扑去。烂仔刚才已被他打倒过七八个，早成了惊弓之鸟，见黄秋楼来势凶猛，“啊呀！”不知哪个惊叫了一声，大家回头就跑。前面的往后跑，后面的还往前追，这一来热闹了，你踩了我，我踩了你，撞成了一锅粥。黄秋楼趁这纷乱之际，三步当两步往左边的骑楼一蹿，就钻入了那条小巷子。

“快开枪打佢！快开枪打佢！”大佬从地上爬起来，急得眼珠都鼓出来了，他跳着脚，对着“黑狗”扯着嗓子喊。

“叭叭叭……”“黑狗”愣了一下，一齐对着远去的黄秋楼背影，连放了几枪。

黄秋楼猛感得右肩上象挨了刀，麻木起来。他踉跄了几步，乘机扑倒在地。“嗖嗖嗖……”又几十发子弹从他头上呼啸而过，真险！右边有条横巷，他一滚又进了那巷子，站起来就往前跑。他知道直跑准吃亏，就专找横巷转。他入了这条横巷，又入另一条横巷，和“黑狗”、烂仔捉开了迷藏。跑呀，跑呀，他把右肩上的麻木也忘了。

黄秋楼又拐入一条横巷子，拚命往前跑了一段。啊，前面路断了，原来进了一条死巷子。他转身想退回原路去，但是，后边那条巷子，“叭叭叭”的枪声，“丢那妈！丢那妈”的喊声，已鼎沸起来。“黑狗”、烂仔钉得真紧，就追上来了。没有退路啦！借着路灯，黄秋楼两眼扫一扫巷子两边，两边

全是两人多高的围墙，墙又陡又滑，根本无法攀登。墙里是一栋栋三四层的楼房。大概“黑狗”的枪声吓坏了楼房里的住家，那开在围墙上的进出门，全关得死死的。黄秋楼的头“嗡”的一下，头发炸飞起来：难道就这样等死了吗？没想到啊，千辛万苦来香港寻生路，倒寻了条死路！不，师父教我一身武艺，就是临死也要拚一下。鸡临死还要蹬几脚呢！他一步跳到一扇路灯阴影下的进出门边，把身子紧靠在门上，把铁棍横在胸前。他准备让“黑狗”、烂仔追到跟前，来个短兵相接。

“呀——”身后的进出门忽然开了，一只手伸出来拉了他的衫后摆一下：“老弟，入来，快入来！”是客家话！黄秋楼向巷子尽头望了望，“黑狗”、烂仔还未露头，便一侧身潜入门里，随手把门一关，并上了闩。

立在黄秋楼面前的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后生哥。他全身上下一片白，头上是白色的荷兰帽，上身是白色的翻领和领带，下身是白色笔挺的西裤和三接头牛皮鞋。此人长得眉清目秀，斯斯文文，加上架上一副金丝水晶眼镜，给人一种潇洒、俊秀的阔少爷印象。那人把黄秋楼拉进一间房子，房里的电泡亮得刺眼。那人打量了一下黄秋楼，惊叫起来：“你受伤了！”

黄秋楼往右肩上一看，整个肩膀和衣袖都叫鲜血染红了。他“哎哟”一声，才感到伤口在火辣辣地疼。

“别动，我替你寻点药来。”那人慌忙打开身旁的一个工字桌抽屉，翻了翻，没有；又打开小衣柜，把小衣柜上边的两

个抽屉翻了翻，也没有。他有点急眼了，小衣柜右侧是一个讲究的一头沉书桌，他一气把书桌的四个抽屉全抽了出来，“哗啦啦”地把抽屉里的东西全倒到床上。嘿，竟然倒出了几瓶珍贵的云南白药、一捆纱布和一大团药棉。他一拍手道：“先替你包扎一下，免得受感染。”说着就去解黄秋楼的衣扣。

第一个衣扣还没解开，“嘭嘭嘭嘭……”进出门骤然激烈地震动起来，接着门外有人歇斯底里地大喊：“快开门！快开门！唔（不）开就打坍门啦！”

黄秋楼推开那人的手，把铁棍一提，说：“烂仔和‘黑狗’追上来了。莫连累你，你快藏起来，我去收拾他们！”说着就要冲出房间。

“莫乱来！”那人拦住了黄秋楼，“他们人多又有枪，你会吃亏的。现在听我指挥。”他把黄秋楼往壁橱一推，关上了壁橱门，说，“让我来对付他们。我不喊你，外面就是打死人命你也不要出来。”

那人不慌不忙地把床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捡起来，重新放回抽屉里，再把抽屉一个个插回书桌内，然后走到穿衣镜面前，整了整衣冠、领带，推了推金丝眼镜，才迈开四方步去开门。

刚要拉门闩，那人的手又停住了。他回头看了看水门汀地板，小声地“啊”了一下，原来地板上有几滴血迹，在电灯光下特别显目。他连忙跑进冲凉房，拿出了一把干拖布，从门里一直拖到寝室里，把血迹擦得干干净净。这时，大门

已被撞得象地震一样了，他飞快把拖布送回冲凉房，才打开了门。

门一开，“呼”地跳进了两个满脸横肉的“黑狗”。“丢那妈，你……”他们刚要骂“怎么慢吞吞才开门”，一见那人这副阔少爷的打扮，立即换上了笑容。

“少爷，头先有无一个三星鬼^①，入你屋？”一个“黑狗”一点头，客气地问。另一个“黑狗”的两只眼，却象两只手电筒一样，直往屋里的水门汀地板上扫。

那人爱理不理地掏出一盒三五牌英国高级香烟，熟练地抽出一支叼在嘴上。他白了两个“黑狗”一眼，又抽出两支，冷冷地说：“烧烟？”

“黑狗”受宠若惊地、小心翼翼地接过了烟。两眼“扫”地板的“黑狗”赶忙卖乖地抢先划着火柴，毕恭毕敬给那人点着了烟。

那人吸了一口，慢慢地把烟雾吞进肚子里，象是在九曲回肠里转了两圈，才吐了出来，说：“什么三星鬼？没见到。门关得死死的，谁人能入？”

“怪？血迹点样（怎么）到这门口就唔（不）见了？”两眼“扫”地板的“黑狗”看看门外，又看屋里，狐疑地喃喃道。

“唔？！”那人一听，两眉倒竖起来，两只利剑般的眼光透过金丝眼镜，直盯着“扫”地板的“黑狗”，盯得“黑狗”不敢正视。他狠狠地把一口烟雾，喷在“黑狗”的脸上，语调生硬地

^① 香港人称烂仔为三星鬼。